



问题男人

每个人都有一颗饥饿的心

杨东明 著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中原传媒股份公司

河南文艺出版社

问题男人

杨东明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 郑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问题男人/杨东明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
2018.10

ISBN 978-7-5559-0655-1

I.①问… II.①杨… III.①长篇小说-中国-当
代 IV.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16211 号

问题男人

wèn tí nán rén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河南瑞之光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开 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40 000
版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4.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印厂地址 河南省武陟县产业集聚区东区(詹店镇)泰安路

邮政编码 454950 电话 0391-2527860

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

——庄子《齐物论》

目 录

001...	第一章	手心里的眼睛
008...	第二章	钟点爸爸
030...	第三章	闲出来的地震
048...	第四章	脆弱
062...	第五章	过眼瘾
078...	第六章	当爸爸,幸福
095...	第七章	你别瞒
110...	第八章	踩点儿的
127...	第九章	那耳光是自己抽自己
142...	第十章	你就是鸡屁股
160...	第十一章	多疑的蚊子
179...	第十二章	八卦谷的八卦情
197...	第十三章	回家吧,流浪狗
211...	第十四章	倒下的衣架子
221...	第十五章	拿儿子做杀虫剂
233...	第十六章	鹤舞祥云升仙台
245...	第十七章	人生如蝼,何处觅真
258...	第十八章	那是他的泪

第一章 手心里的眼睛

这是个设计别致的住宅区，头小肚大，形状有些像樽。樽，酒器也，“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居住在这个小区的人们或许能够寻到一种陶然如醉的感觉。时值春末，住宅区的花坛绿地在艳阳下全都鲜明着，而这樽就灿烂得犹如康熙窑的五彩釉了。苍翠的草坪是绿釉，锦簇的花团是黄釉和红釉，串珠状的甬道灯是白釉……它们色浓釉细，甚而有了名瓷的“蛤蜊光”，有了玉的质感。

坐在轮椅上的邹凤翎穿着一件崭新的织锦缎夹衣，中式盘扣，圆立领，乍一看颇像樽上描画的仕女。邹凤翎的头发是精心梳整过的，只是已经花白，那仕女也就成了仕婆。在后面推轮椅的是老伴儿田松石，他佝偻着腰，一步一笑地挪着脚，那模样就像饭馆里殷勤的侍应生在推着餐车。

田松石是生日那天娶的亲，他常说老婆是他的生日礼物，是他的生日蜡烛和蛋糕。田松石今天七十了，结婚也整整四十年，所以老两口的脸上都喜庆得很。

如果说田松石的身体只是瘦一些，别的似乎也还差强人意的话，那么邹凤翎可就差多了。卒中后遗症，晚期糖尿病，让她和轮椅成了伙伴。虽然家里有保姆，况且轮椅是电动的，邹凤翎自己也还能操弄，可是田松石总喜欢亲自推着老伴儿到室外去换换空气。小区里的住户们见了他俩都点头，都说这对老夫妻感情深。每当这种时候邹凤翎就会闻声转眸，向对方微笑。这一笑就很像慈眉善目的观音，尤其是那对眼睛，圆圆的亮亮的，颇有神采，让人想不到因为葡萄糖作怪，它们已经半眇，只能看到些模糊的轮廓。

田行道一进院子就看到了父母，他远远地叫了一声：“爸，妈。”

田松石把轮椅停下来，直起腰捶着背。邹凤翎急慌慌地扭过脸，向儿子的身后看。

没有看到小孙子那模糊的轮廓。

田行道把手里的蛋糕盒扬起来说：“妈，这是从索菲特大酒店订的，无糖型。”

邹凤翎摆摆手，无滋无味地说：“回吧，回。小玲该把饭做好了。”

小玲是家里的保姆，能烧几样家常菜。田松石拍拍轮椅背，对田行道说：“你和你妈先回，我到门口‘卤香园’拿几样卤味去。”

田行道和父亲换了手，慢慢地推着轮椅走。

进了家门，听到厨房那边保姆还在刺刺啦啦地炒着菜，田行道就和邹凤翎坐在客厅里聊闲话。

客厅的三面墙全是红木做的博物柜，高低错落的搁板上错落高低地摆放着一件件古旧的瓷器。龙泉窑青花玉壶春瓶，磁州窑龙凤纹大罐，钧窑乳浊釉渣斗，隆庆黄釉鱼纹碗，茄皮釉里红三足炉，孔雀绿釉八卦纹洗……它们一个个仿佛刚刚从土穴里钻出来，在溟蒙幽暗之中，透着沉郁玄秘的神采。

这些瓷器都是田松石的收藏。

田松石早年做布料生意，在本市的布料一条街上摆着个不大不小的布摊，手里渐渐有了钱，就转行做服装，在服装批发市场上开了个不小不大的店面。先前的布料和以后的服装都是从江南进的货，那些年，田松石也就常常在江南一带游荡。不知不觉中，田松石就濡染了一些江南人的风习，品绿茶，喝黄酒，吃醋鱼……还喜欢上了江南的青花瓷。

起始也不过就是弄来一些龙泉窑的青花瓷片罢了，慢慢地上了道儿，碗、盘、瓶、罐、杯、壶、炉、洗什么什么的，一路兼收并蓄；青瓷、白瓷、斗彩、粉彩、釉里红、郎窑红、黑釉什么什么的，应有尽有，俨然有了收藏的格局，有了博物的气象。及至后来，生意萎了，店关了，前半辈子的心血就这么换成了几架子的旧瓷。

有人问过田松石，究竟是这些收藏值钱，还是过去的那些生意值钱？田松石笑而不语，那神情颇有些讳莫如深。

古瓷鉴别雾重潭深，鱼龙难识，真赝莫辨，或许正因为如此，才益发引人入胜吧。父亲的博物柜上不乏此类书籍，田行道耳濡目染，也就约略地

知晓了几分。看釉面,看造型,看纹饰,看款识,看胎质……让人越看越觉得眼晕。

架子上还有专用放大镜呢,装在一个厚厚的眼镜盒里。并列的双筒,一个装电池,另一个是五十倍的光学放大镜。双筒甫一拉开,灯就亮了,你趴上去看吧,看那些釉面下的气泡,嘟嘟噜噜的,犹如塘面上若沉若浮的蛤蟆卵。看晕了眼,你再抬起脑袋看那些博物架,你就会发现那些博物架和架子上的东西都在旋转着,旋转着……于是,你就像入了八卦阵一样,迷茫踟蹰,不得其路而出。

此时,田行道是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和母亲说话的。而母亲邹凤翎却依旧坐在轮椅上,她一边和儿子说话,一边操控着轮椅缓缓地在博物柜前移动。

邹凤翎的手里拿着软布,她将伸手可及的那些瓷器一件一件地拿下来擦了,然后再一件件地放回去。邹凤翎的动作里含着温情,与其说是擦,毋宁说是摩挲。她把那些瓷器抱在怀里,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地抚着,那情形就像老婆婆在抚弄自己宠爱的老猫咪。

邹凤翎还操心着她的小孙子羽升。

“羽升的功课咋样啊?”邹凤翎开口问儿子。

“还不错。”田行道含含糊糊地回答。

“啥叫还不错?期中考试语文算术多少分呀?”

田行道哑了。这段时间他一直没有见到儿子。

“唉——”邹凤翎呻吟似的叹口气。

像是在认罪,田行道垂下了脑袋。

邹凤翎的头却仰着,那双半眇的眼瞪得大大的,仿佛在望着天空。

“天热了,告诉羽升他妈妈,羽升胃弱,别让我孙子喝冷饮。”邹凤翎忧心忡忡地交代。

“嗯。”田行道苦涩地点点头。

田行道离婚之前,羽升一直住在爷爷奶奶这儿,老两口含饴弄孙,日子过得美滋滋。田行道一离婚,把小孙子给离没了。老两口见不到羽升,整日就像丢了魂儿。

对于田行道来说，羽升是个既无奈又尴尬的话题。多亏此时老爸提着卤味从街上回来，才把这个话题给打断了。

田松石进了客厅，看到邹凤翎正拿着他心爱的瓷器把玩，顿时脸色一沉，着急地嚷嚷：“别别别，别动！”

田松石跑到邹凤翎跟前，一把将老伴儿手里的瓷器拿了下来。

邹凤翎皱起了眉头，“哟，你这是怎么了？”

“给你说别擦别擦，当心摔坏了。”

那是个粉青贯耳瓶，田松石抚了抚，一踮脚，把它放到了博物柜的最上面。

“哼，毛病，”邹凤翎甩甩手里的毛巾，“又不是没擦过，怎么现在就擦不得？”

田松石不答话，提起卤腊，转身进了厨房。

邹凤翎若有所思地怔怔着。

田行道说：“妈，你眼神不好，腿脚不灵便，就别动我爸的东西嘛。”

邹凤翎神情异样地向儿子勾勾手，田行道不由自主地靠了过去。

“有人把架子上的瓷器，换掉了。”邹凤翎在他的耳边悄悄说。

田行道摇摇头，“不会吧？不可能。”

“你，把那个给妈拿过来——”邹凤翎向博物柜上指着。

田行道抬抬手，把一个八方花觚从搁板上拿了下来。

“不，不是它，是第四层，第二个。观音樽——”

邹凤翎分明闭着半眇的眼睛，却仿佛看得清清楚楚。

那是康熙年间的郎窑红，釉色澄澈晶莹，望上去犹如牛血初凝。樽身上有字，“有客问浮世，无言指落花”。字形是汉隶，蚕头燕尾，结体宽扁，逆笔突进，一派古厚之气。

邹凤翎把它抱在怀里，摩挲了一阵，然后递给田行道说：“道儿，你摸摸。”

田行道接在手里，抚了一抚。那釉层细腻如玉，光滑而温润。

“挺好的，怎么了？”田行道不解地问。

邹凤翎断然地说：“这不是原来的那个！”

田行道愣了。

“摸摸这儿，你摸。”邹凤翎拉着儿子的手，在樽底上摸了又摸，“这儿原来是残的，有个豁儿，像绿豆那么大。”

田行道再摸，再看。

可不是嘛，米汤色的底足完整无缺，没有丝毫瑕疵。

“出鬼了吧？出鬼喽。”邹凤翎搓搓手，诡异地“嘿嘿”了两声。

蓦然间，田行道的脊梁骨窜出一股凉气。

此时再看那观音樽，厚厚的釉面仿佛变成了一层冰，冰层下面罩着无可窥测的幽秘。

他惶惑地将目光移向母亲，却看到母亲在咧着嘴笑。如此一来，她那半眇的亮眼就变得神采奕奕，颇像慈眉善目的观音了。

观音是什么？观音是千手千眼佛，手心里是有眼睛的。

羽升躲在母亲吕如蓝的身后，偷眼看着面前这位心理科的医生。羽升使劲抓着吕如蓝的衣服，那情形就像胆怯的女孩子紧张地拉着秋千的索绳。

“是班主任卫老师建议我们来心理科检查检查的，”吕如蓝说，“卫老师担心这孩子心理上有问题。”

“嗯，”医生向吕如蓝点着头，目光却注视着羽升，“过来坐嘛，小朋友，过来坐。”

羽升并不往前走，他畏怯地往妈妈怀里缩。吕如蓝只好将他半抱半搂着，坐在了医生的面前。

医生耐心地问：“小朋友，告诉叔叔，你在学校出了什么事？”

“我们班上体育课，男生踢球，女生跳绳……”羽升嗓音弱弱的，是因为还未到变声期吗？那声音太尖太细，听上去就像女孩子。“男同学分成两边踢，两边都不要我。他们说我是女生，他们让我去跳绳。”

“跳绳可是没有人能跳得过我儿子，我才跳一百多，他一口气能跳两三百。”吕如蓝不无自豪地抚着羽升的小脑袋。

“哦，跳绳是跟妈妈学的吗？”医生探究地望着羽升。

羽升羞涩地点点头。

吕如蓝怕胖,吕如蓝要瘦身。她在家里练跳绳,羽升也就陪着她跳,跟着她玩。

羽升的动作极像妈妈,脚踝弹得很轻盈,手腕转得很圆柔。羽升在那次体育课上就是这样跳的,跳绳荡甩成一轮圆月,羽升就在圆月里波浪般起伏,于是女生们就情不自禁地鼓着掌喝着彩。

女生这边如此热闹,就把那边的男生赵迪给吸引了过来。赵迪其实没有羽升个子高,可是赵迪偏偏就喜欢欺负羽升。或许那不叫“欺负”,那叫“撩”,就像一只恶作剧的猫喜欢撩逗缩头缩脑的小乌龟。

赵迪绕到了羽升的背后,一边看着羽升跳绳,一边啃着手指头。羽升跳得太久了,就像涌动的泉水,似乎永远也不会停歇。于是赵迪伸出脚,想要堵断它。

跳绳被赵迪的脚踩了一下,忽然扭转起来绊住了羽升的腿。羽升猝不及防,一下子摔了个嘴啃泥。

“噢!——”赵迪欢呼雀跃。

羽升从地上爬起来,双手捂住脸哭了,是那种嚤嚤的啜泣,犹如石块压抑之下的细泉,幽幽咽咽地泄流。

吕如蓝哭起来就是这副样子,自从与丈夫田行道离婚之后,她自己在家里常常会没来由地哭上一阵子。那情形就像感冒之后需要发汗,汗一出来,人似乎就轻松了许多。

到底是妈妈的儿子,羽升的哭相和妈妈一模一样。

恶作剧的赵迪看到羽升像女人一样低低地啜泣,就愈发兴奋。赵迪得意地拍着巴掌,节奏分明地大喊大叫:“羽升,女生;羽升,女生——”

如此一来,羽升也就哭得更加伤心。

.....

心理医生听完羽升的讲述,叹了口气说:“那个孩子欺负你,你就不生气?你就没想和他动拳头?”

“没有没有,我儿子从来不打架,我儿子从来不动手。”妈妈代替儿子做了回答。

医生观察了一下妈妈,又观察了一番她的儿子。医生注意到了,这位

妈妈用双臂紧紧地环抱着儿子，那模样就像老母鸡在翅膀下面卫护着她的小鸡。医生笑了笑，接着又问：“小朋友，除了跳绳，你还喜欢做什么？”

“画画。”又是妈妈替儿子做了回答。

“好，你随便画张画吧。”医生把桌上的一张检查单翻过来，又递了一支圆珠笔。

吕如蓝拉着羽升的手，让儿子接过那支笔。于是，羽升就在检查单的背面画了起来。

圆珠笔在纸上精心地移走着，细腻圆润的线条慢慢勾勒出一朵小花，——这花几乎可以称得上娟秀了。

“哟，画得真漂亮，”医生夸奖着，“这孩子上过美术班吗？”

“没有，都是跟我学的。”吕如蓝的语调里透着自得。

“你还喜欢什么呀？”

“他还喜欢唱歌。”又是妈妈替儿子做了回答。

“怎么样，给我们唱一个？”医生说。

一番忸怩之后，羽升开口了：“月亮出来亮汪汪亮汪汪，想起我的阿哥在深山。哥像月亮天上走天上走，……地上小河淌水清悠悠……”

小男孩的歌声或许可以称得上柔美了，还透着忧郁和感伤。

医生神色肃然，“这也是跟你学的？”

吕如蓝点点头。

“怎么都是你，他爸爸呢？”

“出车祸，死了。”吕如蓝的声音冷冷的。

听了这一句，羽升受寒似的打了个噤。

“这孩子平常除了跟你在家，还会去哪儿？”医生探究地望着吕如蓝。

“姥姥家。”

“他跟姥爷玩吗？”

“姥爷去世了。”

“哦，我看这就是产生问题的原因了。”心理医生深深地叹了口气，“他是个男孩子，在他的身边却恰恰少了一个角色，一个做父亲的角色……”

第二章 钟点爸爸

男人把自己的好友称作“哥们儿”，女人把她们的的好友称作“闺蜜”。吕如蓝的“闺蜜”名叫冯敏，她是绿城晚报社的编辑。冯编辑编的版面叫《情感实录》，专供那些感情受伤的痴男傻女倒倒苦水、诉诉哀怨。冯编辑呢，则用她的“编者按语”为这些呻吟者揉揉按按，减轻一些他们的痛苦。从这个意义上说，冯敏是一位感情按摩师。

此刻，在“恋恋女子美容美发中心”的两张躺椅上，冯敏和吕如蓝正蒙着面膜，享受着美容师恋恋的服务。恋恋下身穿着热裤，上身穿着单肩吊带衫，看上去还像个时尚少女，其实她已是单身母亲了。恋恋曾经在冯敏的《情感实录》版上倒过离婚的苦水，此后就与冯敏成了闺蜜。

三个女人在美容中心搭着戏台，哼不尽的情感调调，唱不完的恩怨戏词。

吕如蓝说：“冯敏，昨天你在晚报编发的那篇稿子，《枕前发尽千般愿，一朝变心石也烂》，让我读了直掉眼泪。”

恋恋说：“我也看了，我也看了！男孩变心，女友跳楼摔断腿，这是真事吗？”

冯敏说：“感情倾诉，采访实录。我编的那个版面，全都是真东西。”

吕如蓝叹了口气：“我就爱看你编的这个版，‘心有千千结’呀——”

冯敏得意地说：“‘我有千千解’，到我这儿，就给解开了。”

恋恋接道：“冯姐给那么多人解开心结，做的是菩萨的善事，是大功大德。”

冯敏笑道：“嗨，攀不上菩萨，也谈不上功德，不过是让大家倒倒感情上的苦水罢了。倒出来，说出来，也是一种解脱嘛。”

吕如蓝长叹一声，说：“可不是嘛，苦水不倒出来，窝在心里臭了。就

说我这辈子碰上的那个坏蛋田行道吧，追我的时候多会发誓啊，‘爱你千年永不变’‘给你一辈子幸福’……啊呸！这还没有一千年呢，这还没有一千月呢，也就是几百个星期吧，他就跟着别的女人跑了。说实话，我那时差点过不去，跳楼的心都有了。”

恋恋笑着抿抿嘴，趁机推销她的产品，“哟，怪不得。我说姐这么年轻，怎么就有白头发了！姐染染头吧，我这儿有韩国的最新产品，姐要用，打七折。”

吕如蓝动了心，问道：“你说，我染什么颜色好？”

恋恋说：“姐要什么颜色，我这儿就有什么颜色。金棕、褐红、亮黄、晶紫、亚麻……姐试一试，保你变成韩剧大明星！”

真要染发，吕如蓝不免又有些迟疑，“我，不会染成个怪物吧？”

冯敏劝道：“如蓝，你就不能换个活法吗？”

吕如蓝下了决心，“行，要来，就干脆来个新鲜点的！给我来个——亚麻色！”

揽到这笔生意，恋恋喜不自胜，“好哩，亚麻色！姐，不是我夸你，姐长得本来就像韩星河智苑。这一染，姐就变成河智苑的小妹妹了！”

吕如蓝喜欢这话，“恋恋，你的嘴巴真甜啊。”

冯敏说：“如蓝，说真的，你自己心情好了，对你儿子羽升也有好处嘛。”

提起儿子，吕如蓝顿时变得担忧起来，“有什么好处？医生说，羽升身边缺乏男性角色，我应该做个变性手术，变成个男人才对。”

冯敏叹口气，诚心劝道：“如蓝，说真的，你就不能让羽升经常见见他爸爸吗？”

吕如蓝决绝地说：“不行！他想见儿子，没门！”

恋恋也随声附和：“对，他越想见，咱就越不让他见！我原来那个死男人也是，当年丢下我和儿子，跟别的女人跑了。后来又死皮赖脸地拿着两万块钱来求我，说是想见我儿子。哼，一边儿待着吧！”

冯敏给吕如蓝出主意，“如蓝，医生既然说羽升那么需要爸爸，那你就赶快再给羽升找个爸爸嘛。”

吕如蓝反诘道：“冯敏，你说得怪轻巧，怎么只见你换男朋友，就是不见你结婚呢？”

冯敏懒洋洋地打个哈欠，脸上面膜差点儿掉下来，“我想开了，我那些男朋友，都是临时工。”

恋恋说：“我想得更开，我找的那些，都是钟点工。”

话一落音，三个女人就一起开心地大笑起来。

冯敏突发奇想，说道：“哎，如蓝，你看这样好不好，咱们可以先给羽升找个钟点爸爸嘛。”

吕如蓝撇撇嘴，“你什么意思嘛。”

冯敏说：“我把你和羽升的情况写个采访实录，咱们给羽升招聘个‘钟点爸爸’，看看哪个男人愿意关心羽升，承担当爹的这份责任。”

恋恋在一旁乐不可支，“哈哈，‘钟点爸爸’！这可是个金点子哟。”

吕如蓝不无担心，“会不会，有人浑水摸鱼呀？”

冯敏大包大揽，“如蓝，你放心，我帮你把关。来应聘的人，我先替你筛选，先替你做好审查。”

恋恋拍响了巴掌，“不错不错！搞不好啊，钟点工就变成了临时工，临时工呢，最后就转正啦。”

听了这句，吕如蓝和恋恋一起笑起来，冯敏却敛了脸儿。

去掉面膜，吕如蓝对着镜子照来照去。望着镜子里那个头发染成亚麻色的时髦女人，吕如蓝难以相信这女人就是她自己。

“哎呀哎呀，我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啦？我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啦！”那尖叫与其说是抱怨，毋宁说是自我欣赏。

“这个样子多好啊，”恋恋拉转她的身子，“你让冯姐瞧瞧，你让冯姐瞧瞧——”

“嗯，漂亮，漂亮。”冯敏意味深长地点着头，“不漂亮怎么行？你想选‘钟点爸爸’，人家‘钟点爸爸’也得选选你吧。”

“讨厌。”吕如蓝做生气状，嘴角却挂着笑。

冯敏给她加了油，恋恋在旁边又添着醋，“吕姐呀，要我说，你染了亚麻色头发，这身衣服可就不搭了。”

吕如蓝问：“怎么才搭呢？”

恋恋扯扯自己的热裤，又拉拉吊带衫说：“你得配这样的热裤，再换上一件这样的吊带衫。”

边说边示范，恋恋对着镜子摆出一个性感 Pose(姿势)。

“对对对，就这样，就这样。如蓝，你快学，你快学呀。”冯敏鼓掌叫好。

吕如蓝凸胸翘臀，将身子扭做 S 状，然后侧身向镜中张望，不禁掩面失笑，“哎哟，丑死啦，丑死啦。”

冯敏夸赞：“有那个意思，漂亮，漂亮！”

恋恋说：“吕姐要想漂亮到家，还有最重要的地方没有打点到。”

吕如蓝问：“什么地方？”

恋恋指着自已的脸，“你瞧瞧我的眼睛——”

吕如蓝左看右看，“你的眼睛怎么了？”

冯敏说：“恋恋的眼睛，像歌星，像影星。”

恋恋笑了，“要想漂亮到家，还得戴美瞳，戴假睫。”

吕如蓝连连摇头，“哎哟我的妈呀，那种东西，是我用的吗？”

“怎么不能用？”冯敏敲着边鼓，“如蓝，你就换一种活法吧。”

就像下水道被疏通了一样，吕如蓝被冯敏她俩捅得活泛泛的。她嘴里说“不行不行”，可是一离开美容美发店，她就去商业街买了热裤和吊带衫。她在试衣间里脱胎换骨之后，重新来到大街上，俨然变成了另外一个女人。

路边每一家店面的玻璃橱窗都是吕如蓝的穿衣镜，当她经过时，都要在那些玻璃橱窗前徘徊驻足，搔搔首，弄弄姿，欣赏一番全新的自己。

忽然觉得意犹未尽，于是她四下寻逛，给自己装备上了美瞳和假睫。

当吕如蓝在街店陶醉的时候，儿子羽升正好放学。

孩子们鱼群似的从校门口往外涌，羽升神情抑郁地裹在其中。刚刚出了校门，他就放慢脚步，离开人群，形单影只地拐进一条僻静的小巷。走着走着，小巷深处忽然闪出了几个大孩子。领头的那个指指羽升，向同

伙使了个眼色，于是这几个大孩子就横着排开，封住巷道，向羽升迎面而来。

羽升似乎意识到了什么，他胆怯地放慢了脚步。

这几个大孩子却加快了脚步。

羽升掉头就跑。

“站住——！”这群孩子一边喊，一边在羽升的身后追。

羽升显然不是这群大孩子的手，他很快就被追上来的大孩子们撞翻在地。对方拳打脚踢，羽升在地上翻滚着，没有丝毫的反抗意识。

“钱呢？把钱拿出来！”为首的大男孩一边打，一边向他喝令。

“求求你们，别打了。我给你们钱，我把钱都给你们……”羽升像女孩子似的一边哭泣，一边求饶。

为首的大男孩掏空了羽升的衣袋，只翻出一点儿零钱。于是，他又气狠狠地把羽升的书包抖开。就像飞机失事一样，书包里的课本和文具散落了一地。

“我的书，我的作业……”羽升哀叫着，伸出手在地上捡拾。

为首的大男孩把目光落在了羽升的手腕上。那是一只雅马哈运动型手表。

“妈的，把手表拿过来。”那大男孩儿嚷嚷着。

“别，别，求你们了，这是我爸送给我的。”羽升缩护着。

“嘻嘻，你吓唬谁？谁不知道呀，你没有爸爸了——”

那大男孩伸手攥住手表，使劲扯。塑料表带断掉了，雅马哈运动表被他攥在了手里。

羽升眼巴巴地看着手表，却再不敢吭声。

大男孩指着羽升的鼻子说：“回去不许告诉你妈。你要是告诉你妈，我们就连你妈一块儿揍！”

“对，一块儿揍！”那群孩子起着哄，齐声诈唬。

“嗯，我不说。”羽升胆怯地点点头。

“嘻嘻，走喽——”大男孩们哄笑着跑开。

望着对方消失的背影，羽升抹着泪，将散落在地上的书本和文具重新